

信宜旧街沧桑事

罗本森

信宜市治所地叫东镇,原是一条依山傍水的百年古城。1952年县政府从镇隆迁到东镇,七十多年来的奋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1995年撤县设市以来,城市建设突飞猛进,街道纵横,高楼林立,宜居宜业,环境秀美,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一)

东镇,地处锦江河畔,依山面江,风景宜人。据记载,清朝康熙(公元1730~1795年)年间,这里开始兴建一条街,叫陈锦(即在今陈锦垌)墟,由富豪谭诗掌控垄断。对岸有个地主叫孟继世,嫌陈锦二字各取一半,起名为东镇街。初建时人气不旺,人们多数去趁陈锦墟。孟继世心生一计,在街头设一个钱瓮,让趁墟的人从中拿几块铜钱食饭。这一招真灵,很快使东镇墟兴旺起来,久而久之冷落了陈锦墟,使之一蹶不振。此时,另一姓氏大家族见有利可图,也投资接续建街。一下子店铺发展到三百余间,分成永富街、高第街、二三甲、四五甲、太平里等五个墟段。每墟段设闸门相隔,既分段又相连。墟头有戏台1座,武庙1间,戏台与武庙相对。由戏台至福茂巷(即现在工艺厂左巷)为永富街;福茂巷以下至帽行(即原县供销社门前小街)为高第街;帽行以下至清平楼下两间为二三甲;由二三甲以下至水边(现沿江路门牌266号)为四五甲;再下是太平里(即墟尾竹木行这段)。从此东镇墟出现太平盛世,逢节祭祀日,墟头人山人海,非常热闹。

明万历四年,东镇墟属信宜县咸化都管辖,全县当时有墟市7处,东镇是其中之一,集期为农历二五八。到清朝这里逐渐形成木材的集散地,梅柳江湾有茂兴、同复等字号几家木栏行。丰水期满江都是木筏,水路运往高州、梅菪等地,成为当时经济支柱。善做生意的梅菪商人纷纷前来采购,他们与东镇的盐油商有着密切的关系,住食在东镇商人店内,木材货款也由东镇商人代支。而东镇的盐油商人,也经常到梅菪进货,货款也由梅菪商人代支,相互配合十分默契。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高州府以征军工材料名义从信宜调运大量木材兴办船厂,遍山伐木声响,满江筏排挤满,结果茂密山林大受破坏,木材资源也开始枯竭。

东镇墟有盐业、药材、竹木、杂货、纸料、丝绸、饼食等7个同业公会,撑起半壁江山。还开设有汇庄(相当银行),收汇货款;还有杰和敏堂、南华敏堂、余生隆等当铺;有东发祥、潮兴馆、海兴馆等药铺。正和堂是信宜最大资本商号,有职工36人,以批发生药为主,兼营侨汇,商贸往来频繁。盐业生意在东镇也很活跃,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沦陷后,肇庆地区和广西东南部地区所需的食盐,有部分要经信宜转运,经营食盐风盛一时。每逢圩日,盐担从万福码头排出半里长。这些多属小商贩不经过纳税的私盐,从这里中转源源运往外地。

(二)

清光绪初年天主教传入信宜,教堂设在东镇墟尾,起初由法国人风神父创办,于民国初年转让给美国教会,教堂内建西式钟塔,尖高突耸,形似轿顶,民国33年(1944年)发现有破裂而拆掉。从光绪年间到民国29年(1940年)先后调换神甫10余人,大部分是美国人,教堂内有神甫、修士、修女、先生等。民国9年(1920年),由于教徒不断增加,为方便教徒祈祷活动,在怀乡设立分堂一所,属东镇天主教堂管



昔日旧街木场。



今日旧街。

辖。民国8年(1919年)基督教传入,先在镇隆地区设立堂会,民国9年(1920年),该教会继续扩大其组织,由传道先生黎开初到东镇传道,在墟尾设立“福音堂”堂会。内设掌理人、执事,有教徒27人,该堂会没有牧师,属茂名第九教区领管。

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大冰雹袭击东镇,谷价昂贵,民不聊生。接着又大雨成灾,山洪暴发,锦江浪涌高2丈余,东镇墟尾冲倒商铺百余间,冲毁财物无数。到八月,又发生大旱,锦江河变得鸡能跳过,至十二月又遭雨雹,雪上加霜,居民饥寒交迫,以采野菜充饥。东镇墟由于街道狭窄,店铺矮小,店内光线较差,加上居民不重视卫生,故多次鼠疫流行。民国16年(1927年)最为严重,墟民几乎逃避一空。民国17年(1928年)进行整治改造,扩大街道,修建骑楼,市容有所改观,加上居民注意环境卫生,鼠疫才消失。

光绪年间,不少人远渡重洋到马来西亚等地谋生,李季濂经营碣矿、汇兑获得成功,便在东镇墟尾(原信宜酒家处)开设“锦纶泰”旅店,为往返南洋的乡亲提供沿途服务,成为信宜人闯南洋的重要集散地和中转站。引导信宜数千南渡马来西亚开采锡矿、种植橡胶。

民国7年(1918年),时任广东巡抚使龙济光派其部属张忠宝统兵(称龙军)3000多人盘踞在东镇墟。讨龙军刘达庆率军(称西军)6000人由广西水汶进入信宜。张忠宝设伏,西军刚进入东镇墟,龙军即从三面夹击。西军突围撤退至黄坡岭,待龙军复入东镇墟时再反包围,战斗对峙了三昼夜,龙军见不利只好南撤,西军乘机追击,一直战到高州。

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沦陷,省府西南行署设在信宜,跟着省港澳一些学校、报社、军队、工厂、酒楼等也相继迁来,诸如勤勤大学、岭东中学、广雅中学、琼崖

中学、香港仿林中学、国民党一五八师、大光报社、玻璃厂、骨粉厂、麻包厂、长城皮鞋厂、五大洲茶楼、五大洋酒店、省稻作试验场等先后迁到信宜来。这样便带来了信宜工商业的发展,许多进口商品,多从湛江、水东、梅菪运进东镇,再转运广西等地。

(三)

建国初,以华侨、归侨为主集资,在原来U字形两翼之间横建一条新街,称解放街,街头、街尾与旧街头街衔接,形成了“弓”字形格局。1952年,信宜县人民政府迁址于此,东镇成为县城,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改建旧街和建设新街工程。原来旧街道从五六米宽扩大到七八米宽;原来低矮的一层泥砖店铺,大部分改建为3~6层楼房;增建了江堤路、红旗路、人民路、绿鸭路、工业路等几条大街,初具小县城雏形。

城中有条主街称人民路,又是国道207线路段,全长约5公里。由于道路两旁建筑物参差不齐,路面狭窄,人车混行,经常造成交通阻塞。为了彻底改变这一状况,除开辟城边的迎宾大道外,对人民路进行全面扩改,削掉两边不规范的建筑,扩大了街道路面。1999年市区建成“一河两岸”系统工程,两边砌起河堤,沿岸贯通道路,增架多道桥梁,沟通受江之隔。并在河段安装活动闸,辟出三个人工湖,水色波光,美了一城风景。先后还开发新里洞、中兴街、电力街、城南、城北、城西等片街,增了一批住宅小区。

东镇这条旧街,从墟头到大木洞桥头这段人迹不多,以下段沿江路,全长约870米,颇有人气。黑色沥青路面,赤色方砖檐阶,装饰了街容,改观了店貌。这些经营日杂百货、家电电器、被帐鞋袜、竹木器具等特色的生意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旧街墟尾续建锦江市场、空中广场、淘金湾公园。架了一道观光大桥通向对岸江东湾,那边是惠客多购物广场,这边是美乐汇购物公园,使购物有去处,休闲有园地,娱乐有场所。

一条老街,一头连着旧岁月的沧桑;一头系着新时代的节拍。老街既不美丽,也难言风情。置身其中,触摸到老街虽然面貌斑驳,但依然跳着活力的脉搏。旧事旧物牵引人们的怀念和回忆,镶嵌在纷繁斑斓的市心,成了相当难得的一部分。市政府计划改造旧街,又以“东扩、南拓、西进、北延”战略铺开新街建设,使“双心双轴双带多片区”城市布局逐渐形成。

一个农垦老兵的回忆 ⑤

再当开荒牛,转战加钗农场

尹锡华

军令如山

1959年6月,上级决定从每个作业区抽调一个队到加钗附近创建一个新的植胶农场。录南作业区决定抽调广西队。当时广西队的支书陈代耀,队长吕盛记带头不干,说全队一个人也不愿意去,以为全队团结起来就能顶住,坚持了20多天后,场部强令:三天内不搬家党员就开除党籍,断绝口粮。这下顶不住了。

本来我那时已经在作业区当管理员,可以不随广西队去加钗。但是陈代耀提出要我把带我去管理伙食,我跟他共事多年,又是老乡亲如兄弟,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们提出要三天时间作搬家准备,但上级不同意,说没啥好准备的,背包一捆就上车。第二天一早场部开来两台汽车,要连人带行李、工具一起载完,不上车的就自己走路去。没办法,大家只好急急忙忙打好背包又出发了。有的妇女流着眼泪,有的抱着孩子不想上车,可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住了两年的地方。

从头来过

当天下午,汽车把我们拉到现在加钗部队营部附近。那又是一片荒山野岭,就好像我们初到乌石的样子,荒野上只有两栋茅寮,其中一栋还没有墙。林为尚率领一班人前一天到达,住进了那栋有墙的茅屋,我们只好住进另一栋只盖顶没有围墙的。下车后,妇女叫孩子哭乱成一团,又是党员团员带头做好大家安抚工作。接着分配一部分人上山砍来树条,就地开两行连铺。妇女带孩子住一边,男子睡另一边。一部分人搬来石头,安灶烧开水做饭。还有一部分人挖厕所。当时天气很热,男人到河边洗澡,妇女儿童要烧热水洗,闹到半夜才休息。

第二天就把我们拉到现在加钗二队驻扎的地方,自己动手盖茅房,限十天盖好四栋茅草房和伙房、厕所,清理好环境卫生,搬好家。当时加钗农场还没正式成立,统称营根战区,下辖高田、营根、加钗三个作业区。我的老上司赵贵、肖明任加钗作业区党总支书记和主任。

垦荒大会战

轰轰烈烈的垦荒战斗全面打响,各队为战,到处山头都是密集的炸穴放炮声,夜里也响个不停,有如战争年代。当时的口号是: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开一块完整一块,挖大穴,施重肥,修大梯田,扎扎实实保质量、夺高产。我们支部讨论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一定要求事实求是,采取保障高质量的措施,做到开垦一块完整一块。过了几天,其他队纷纷传出突破指标的捷报,敲锣打鼓向上面报喜,并领到超产奖励的大米,可是我们队在成绩榜上却贴了个大乌龟。按要求在草地开垦种橡胶,要提前三年先造防风林,森林地带也要把防风林设置好。可是有

些人只追求数量不顾质量,连防风林带都不留,这都是违反大自然规律的蛮干。其他连队所在的高田、营根作业区,地处丘陵地带,草地多,一把火烧光山就能定标放炮,加上不讲究质量,开垦进度当然快些。我们加钗作业区多是山高林木多,特别是周围山上生长着一种野生爬山竹,要砍清用工很多,就算拼命干进度也赶不上人家。最后,为了迎合形势,我们也舍近求远,到几公里外找些草地来开垦,这样速度才不会慢得太离谱。但是这样种下的橡胶苗后来也管不到,结果成材的不多,造成很大浪费。

艰难困苦

1959年初开始,生活变得相当困难,油和猪肉等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食盐也只是每人每月供应一市斤。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在加钗新建的连队更困难,连青菜都种不出来。没有菜,工人劳作时每人身上都带着个小袋子,看到山边溪旁有野菜就摘回来,天黑回到家就与食堂供应的几两米粥混在一起吃。当时连煤油也无法保证供应,全队只有伙房、托儿所各有一盏马灯。那时没有星期天,也无什么节假日,经常是一个月才休息一天。最紧张的时候连病号都要动员上山,不上山不给饭吃。天一亮能看见路就上山,炊事班中午挑饭上山给大家吃,晚上九点十点才能回来。哺乳期的妇女也要晚上七八点才能回来。托儿所只有一盏马灯也看不清,妇女们见孩子们饿得哭成一片又急又心疼。有人心急了没看清楚,抱起小孩子就喂奶,等孩子把奶吃完了才发现抱错了,再换回自己的孩子时已经没了奶水,于是小孩哭大人也跟着哭。面对这种情况,我作为负责供应伙食的管理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共渡难关

搬到加钗后,队里只做了一部牛车到近处的营根镇拉粮食。没有单车,我想到几十公里外的屯昌、枫木采购物资也没办法。后来我拿出自己的100多块钱存款,买了一部飞鸽牌自行车,每天早上4点多出发,到屯昌县的枫木、南吕一带去采购。当时屯昌县规定出产的农产品不准拉出县境,常常在枫木圩头设卡,我只好绕小道走。拉着一百多斤重的东西骑行小路真是难上加难。每天只补贴四毛钱伙食,在枫木只能买一斤番薯,吃一半留一半在路吃。回到乌石至加钗途中,常到路旁山沟边摘馒头果充饥,半生的也吃。这样回到家常常是晚上。支书陈代耀找我谈话,要我注意休息,说搞垮身体更不好办。其实那时我的身体出了状况,经常头晕,休息一两天又接着出发。林茂福带领一个种菜组,为了让大家吃上菜,也是不分日夜拼命干。大家都是同心拼命渡难关。

(文稿整理:一平)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涓涓之水
成海洋
颗颗爱心
变希望



爱我
茂名

茂名市文明办 宣